

“雪龙”号极地考察船日前在上海靠岸，标志着中国第31次南极科考顺利完成任务。在历时163天、约3万海里的征程中，中科大学子与所有科考队员一起，在冰山雪地中探寻南极的奥秘——

冰川、极光、企鹅、狂风、暴雪、严寒……南极，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殿堂，也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区域。在这里，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与奇妙独特的探险刺激并存。日前，伴随着“雪龙”号回国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极地环境研究室的4名科考队员也先后回到合肥，并在校园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在南极的精彩故事和难忘经历。

一次意义非凡的科考

“虽然历经艰辛，但成功钻取了172米深冰芯。”说起这次南极科考，中科大环境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马天鸣很是兴奋。“深冰芯钻探”项目，是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，此前已筹备了6年，这次南极科考正式开钻，而马天鸣正是该项目的参与者之一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在中国南极昆仑站执行冰盖与气候变化的考察。

“雪龙”号是中国最大的极地考察船，也是中国唯一能在极地破冰前行的船只。在这次科考中，中科大4名队员分两路奔赴南极，马天鸣和同学王建成作为大洋科考队队员，全程跟随“雪龙号”出征。去年10月30日，“雪龙”号从上海起航后，王建成就在船上忙碌起来。“我的任务是沿途采集空气中的气溶胶样品。”王建成说，他经常要在零下10多度的甲板上作业，每天要更换一张经过特殊处理的石英过滤膜，然后低温保存带回国内实验室分析，“分析气溶胶的种类和浓度，可以了解南极大气目前的受污染程度”。

气体样品500瓶、土壤样品230袋、沉积柱24根……带着这次科考成果，中科大环境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包韬的心情异常高兴。去年12月11日，他和师妹杨连娇从北京乘飞机前往南极，在中国长城站从事温室气体、土壤样品以及企鹅、海豹粪沉积柱采集。“通过分析企鹅、海豹粪的化学成分，可以考察企鹅、海豹数量与气候变化的关系。”杨连娇介绍。

“尤其令人难忘的是，在‘雪龙’号上见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。”王建成表示。去年11月18日，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习近平主席，在澳大利亚总理的陪同下登上“雪龙”号慰问全体科考队员。“他参观了实验室和展厅，并与我们拍下大合影。临走时，向大家挥手告别，不断嘱咐我们注意安全、保重身体！”回忆起习主席慰问的场景，王建成心

媒体关注

触摸南极

记者 桂运安



科大学子在南极长城站

里暖暖的。

南极，是一块神秘而梦幻的土地。过去17年来，为探索南极的奥秘，中科大极地环境研究室主任孙立广教授和弟子们，对环南极地区开展了系统科学考察，足迹遍布中国长城站、中山站、昆仑站，以及澳大利亚戴维斯站、西班牙胡安·卡洛斯一世站附近区域，在《自然》等著名学术期刊发表了100余篇高水平的极地研究论文。

一次险象环生的探索

南极，是地球上唯一没有人员定居的大陆。这里虽然风景瑰丽，却也险象环生，狂风、暴雪、严寒，对于科考队员来说，更是如同“家常便饭”。

“由于特别寒冷，每天都要穿着特制的保暖服外出作业。”王建成介绍。南极海域是人类了解最少的地方之一，强风、冰山和水下复杂的地形严重威胁着船只安全，几乎每年都有游船在这一海域发生事故，严重时会造成人员伤亡。对于南极之行可能遇到的风险，一直随船远征的王建成深有体会。他告诉记者，这次科考“雪龙”号总航程约3万海里，其中冰区航行3210海里，在南极中山站卸货时遭遇机械故障，在罗斯海遭遇有资料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冰情，在西风带连续遭遇强气旋，船体倾斜最大时达20度。

南极，是地球上暴风雪最频繁、最凶猛的地方。根据澳大利亚莫森站20年观测统

计，南极每年8级以上大风日就有300天。法国迪尔维尔站曾观测到100米每秒的飓风，风速相当于12级台风的3倍；南极冰雪高原的极地气旋风暴，可使德雷克海峡的海浪高达20米。1970年，由于突然刮起特大暴风，美国一架运输机在空中失去控制，最后虽安全着陆，但折断一个翅膀。

暴风常常夹杂着暴雪，风助雪势、雪借风威。“那是一种没有太大涨落如同凶猛困兽的喘息，是一种像是被笼罩在蘑菇云下令人窒息的沉闷，是一种连续处在被摧毁状态下如同末日降临的战栗。”谈起南极的暴风雪，孙立广形象地说。“南极雪很深，经常淹没膝盖。”包韬透露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户外采集温室气体和土壤样本，一些“危险地带”少不了也要光顾。

除了狂风、暴雪，南极还有很多看不见的“陷阱”。在中国南极科考史上，由于天气原因，有两名队员曾在冰山上迷路被困3天。1998年，在中科大首次参加南极科考时，孙立广就曾掉进雪坑中。在这次南极科考中，包韬和杨连娇也经历了一场“生死考验”。有一次，他俩外出采集企鹅、海豹粪沉积柱，包韬不小心崴了脚。作为此次中科大南极科考中唯一的女生，杨连娇毫不犹豫地背起近30斤重的样本。但在返程途中，两人双双陷入沼泽地。杨连娇介绍，当时两人都工作了3个多小时，又走了很远的路，很虚

脱，只能自救。“包师兄脱险后，要过来拉我，我怕他再次陷入，示意不要过来。我拿起铲子，一点一点将身边的泥土挖去，挖了10多分钟才将腿拔出来。”杨连娇感慨地说，如果再陷一次，恐怕两人真没力气出来了。

一次生动有趣的体验

蔚蓝的天空、洁白的冰雪、憨态可掬的企鹅……冰雪南极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殿堂，这里虽号称世界寒极、风极，有着刺骨的严寒、超强的紫外线、铺天盖地的暴风雪，但每个归来的人回想起这次探险，说的最多的还是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。“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，虽然辛苦，但每个人都觉得值！”王建成坦言。

本次南极科考从上海出发，经由澳大利亚霍巴特到达中国南极中山站，此后经由南极罗斯海到达新西兰克萊斯特彻奇补给，再次返回中山站，完成预定任务后经由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回国。“雪龙”号行驶在南极浮冰区时，周围的冰山千姿百态，企鹅站在冰面上朝船上看，有的还会跑到船边凑热闹。“亲眼见到冰山、企鹅，的确很激动。”王建成说。“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海豹时，非常紧张。我慢慢靠近它们，时刻警惕着，准备情况不妙时随时逃跑。”包韬拿出多张海豹照片，让记者欣赏。被称为“企鹅岛”的阿德雷岛，是企鹅家族的家园。由于人迹罕至，那里的企鹅非常呆萌。包韬介绍，和它们邂逅的时候，企鹅们一点儿也不害怕，还会对着镜头摆出各种歪脑袋、挥小手的姿势，可爱极了。

在南极，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一直是“奢侈品”。由于大规模补给两年一次，小型补给也要隔一阵子才有，水果、蔬菜成了南极最稀缺的资源。杨连娇说，刚到长城站的时候，站长给新来队员每人发了一个苹果。看到苹果有点变质，很多队员没敢吃。“我们都会不得吃，特意留着迎接你们。”站长的一席话，让大家唏嘘不已。不过，在他们快离开长城站的时候，那里已经开始尝试温室种植。“前两天，留守长城站的越冬队员传回新照片，大棚里已长出了黄瓜和生菜。”杨连娇笑言，到过南极才知道，原来吃上新鲜水果和蔬菜，是多么幸福的事。

“在南极的探险中，我看到了生命之河在冰山、雪海中静静地流淌，看到了极地的太阳以无与伦比的卓越在海面上安详地升起，看到了人与自然，人与企鹅、海燕、海豹，以及人与人之间令人感动的和谐与宽容，看到了个人的微不足道，看到了宇宙中那不可抗拒的规则。”谈及当年的南极之行，孙立广如此诗意地描述着。

（原载《安徽日报》2015-04-28）

安徽省十佳大学生风采

西北出壮汉 屈直亦其一

荣获“安徽省十佳大学生”称号的屈直，是典型的西北汉子，面相忠厚、热心热情。曾作为研究生会主席的他在受访过程中没有丝毫的架子，与他交谈，用“如沐春风”来形容亦不为过。

十佳屈直

在2014的安徽省十佳大学生评选中，屈直凭借他丰富的国际交流及社会实践经验，在“国际交流”这一方面力压群雄，夺得十佳大学生称号。

因为有与其他国外高校青年交流的需要，屈直的足迹几乎踏遍祖国大地。赴台湾参与“清华—顶新两岸领袖生计划”、赴厦门参加“中日大学校长论坛”、赴杭州参加“亚洲博士生创新学术研讨会”、赴福州参加“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”、作为团长带领博士生团去祖国各地参观、访学。屈直还曾作为学生代表赴俄罗斯参与“俄中青年论坛”。

提到国际交流的经验，屈直没有丝毫得意之感，反而觉得身上担子很重，很难轻易处之。出门在外，屈直作为科大的学生代表，没人会关注个人的事情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科大人的象征。“科大学生的严谨认真、沉稳有思想”是他需要用心展现的一面。

或许是因为屈直访遍各地、见识广博，他非常明晰走出校园与社会接轨的重要。也因为如此，屈直很热衷于参与各种

我自豪 我是一个科大人

——访安徽省十佳大学生屈直

学生记者 赵浩然

实践活动，努力丰富自己多彩的学校生活。

英才屈直

“百人会”创办于1990年，由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等人发起，吸纳不同领域的杰出美籍华人参与，是一个无党派、非政治的非牟利组织。

“百人会英才奖”发起于2005年，用于奖励具有杰出领导能力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、积极服务社会、拥有出众学术知识的优秀研究生，以支持中国培养学养俱佳、德才兼备的新世纪精英，国家的兴旺发达做出贡献。2014年，屈直以丰富的社会经验、优秀的品质和杰出的领导、学习能力荣获该奖项。

英才屈直是真正的综合人才。不但在微电子的学习和研究上小有成就，更曾任科大研究生会主席、博士生交流团团长等职务，热心帮助同学解决实际问题。“研究生的问题比较实际，一是学习生活，二是就业，三是感情方面的问题。”

科大北区住着许多研究生，而北区的宿舍冬天却是没有暖气的，屈直了解到同学的难处后，便联系了研究生会和校内其他各单位，最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，为每个人都争取到了电暖气等保温措施的费用。

就业问题是即将进入社会的研究生必

须面对的实际性问题，屈直组织大家举行了各种面向就业、面向人生的活动，比如“我与牛人面对面”系列互动，曾邀请MIT执行校长Eric Grimson、壳牌副总裁Dirk Smit、柳传志等知名人士来校做系列报告。还曾为斯坦福—中国科大—麻省理工（SUM）论坛筹备国际嘉宾报告会和沙龙。

研究生的感情问题在科大同样不容忽视。在屈直的积极推动下，“美丽邂逅”合肥高校大型相亲活动、“科大女生节”系列活动等连续成功举办了多届，在校内校外，都掀起了不小的热潮。

屈直在谈到学生活动时，对科大的学习氛围称赞不已。“科大没有官僚气，也没有浮躁”地处中部的科大，校园气氛和谐宁静，学生心思单纯、做事沉稳，这让热心学生工作的屈直在忙碌之余又感轻松和幸运。

志愿者屈直

“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”这句俗语人人都听到过，却未必能真正理解。

在交谈中，屈直谈吐不俗，清晰有条理，谈到任何事都没有丝毫停顿和迟疑。在他看来，出色的口才完全是“逼”出来的。无论是在回母校招生、三下乡社会调查、还是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发表讲话时，都需要见识

各种人，与各式各样的人谈得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志愿活动中，屈直练就了一张妙语连珠的口才和与各种人愉快交流的本领。“有的人挺幽默的，与他交流你就不能太严肃，否则交流会变得很困难；社会上的一些人会谈政治、谈工作，你也要懂一些，才能跟得上别人。不能把自己封闭在学校里，只知道怎么聊学习方面的东西。”

志愿者屈直的经历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助人助己的道理。志愿服务既是一种热心公益、无私精神的体现，也是锻炼自己的极好方式。

科大人屈直

科大人屈直，已在科大生活、学习了8个年头。本科时，屈直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，刷GPA、考GRE，去国外谋取学业，而是选择了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和交流上。“大学生不应该封闭自己，要勇于改变和尝试。”

有人说读书阶段应当多换几所学校，体会不同的校园氛围。在屈直看来，并非如此。本科阶段，他曾到许多高校访学交流，体味了这些高校各自不同的风韵后，他依然选择了做个“根正苗红”的科大人。“的确每所高校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但还是科大更适合我。这里同学间氛围和谐，和导师之间的相处也非常融洽，当时就是他把我招进科大的。所以，我还没入学，就开始和他一起在我的高中母校为科大招生了。”

现在，科大人屈直已经博二，仍在科大从事微电子研究。“作为科大人，我有很强的归属感，也很自豪。”